

錢塘醫派

主編 張承烈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春秋戰國時期，是文化和學術文化曾經在長江流域交相輝映，東晉以後，中國的經濟文化重心逐漸南移，漢唐觀花，南朝放歌，不斷反映出峰迴路轉的江南風景。唐、白居易、柳江南、詞客、江南好，最晚是杭州。宋、蘇軾在這批脫弟子由懷楚升時能含深嗜地寫道：“沙鷗回看青萍月，湖山滿目武林春”，對北國和江南做了鮮明的對比。

錢塘醫派

此後唐王南渡，大明建都，康乾巡行，經濟的繁榮孕育了醫學文化的進步。『中國醫學史』對出師家歷代名醫，浙江竟占三分之一，尤其是明末清初，“外郡人稱武林一杭州一為醫藪”，讀破舊之學香成歸之。

杭州題



钱 塘 医 派

主编 张承烈

编委 胡 滨 鲍晓东 竹剑平

朱德明 戎绍奎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钱塘医派 / 张承烈主编.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3

ISBN 7-5323-8243-5

I. 钱... II. 张... III. 中医流派-中国
IV. R-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123882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71号 邮政编码200235)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125

字数 234 000

2006年3月第1版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0.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工厂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论述“钱塘医派”的专著。作者在查阅大量史料与有关专著的基础上,历经四年研究编撰而成。全书系统阐述了“钱塘医派”的代表人物及其学术传承、医学成就与历史地位、医派形成的时代背景;扼要分析了“钱塘医派”的治学特色与学术思想,详尽评介了“钱塘医派”在医经、本草方药、仲景学说、基础理论、病因病机、诊法、治则、治法等方面的学术成就;择要介绍了他们的临证经验与医案,并对“钱塘医派”部分著作给予了选评。

全书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溯源穷流且重点突出,既清晰地勾勒出“钱塘医派”的群体形象与他们的医学活动轨迹,又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本书是中医医史文献、中医教育、医学流派及各家学说以及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研究人员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并可供中医药高等院校师生教学参考,对中医药临床医务人员也有参考作用。

诸 序

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和吴越文化曾经在长江流域交相辉映。东晋以后,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逐渐南移。炀帝观花,南朝放歌,不断反映出绰约多姿的江南风景。唐·白居易《忆江南》词云:“江南好,最忆是杭州。”宋·苏轼在送他胞弟子由使契丹时饱含深情地写道,“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应梦武林春”,对北国和江南做了鲜明的对比。此后康王南渡,大明建都,康乾巡行,经济的繁荣孕育了医学文化的进步。《中国医学史》列出 60 家历代名医,浙江竟占三分之一。尤其是明末清初,“外郡人称武林(杭州)为医藪”,“读岐黄之学者咸归之”。

称武林为“医藪”,主要是指以张志聪为代表的钱塘医派的形成和发展。这个医派有三个特点,一是临床疗效卓著而名噪深巷,二是理论功底深厚以维护医经旧论见长,三是医学教育与集体研究相结合而富有创新启后的传承力量。这三个特点,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医、教、研相结合。但这三者的结合,不是奉旨行事的职能,而是以学术为核心、以权威为北辰、以教学相长为纽带的自然形成的知识群体。学术诸子结伴而行形成学派,学派同仁以其超越个体的集束成就彪炳史册。这就是今天看到的钱塘医派。

钱塘医派的“维护旧论”，其本质是“尊经崇古”，也就是对《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匱要略》、《神农本草经》等医学典籍正本清源，全面继承。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仲学谔认为，“元代以前太医院之所以名医多，是因为考试科目包括《素问》、《难经》、《千金方》等经典医籍，选授严格。明代太医院之所以名医少，是因为不考核经典，仅考一篇文章、一首歌诀，选技条件过低”（见本书 17 页）。明末清初时期，不少医生“重今轻古”，不愿意在医学经典的研习上下苦功，一意走捷径，图速成，仅凭当时流行的通俗医书方书行医，结果根基浅、基础差而医术低下（见本书 34 页）。钱塘医派面对这种庸医泛滥、积重难返的局面，振臂高呼，固本洞源，尊经崇古。而且苦下功夫，积极实践，这实际上是一个力挽狂澜的举措。张志聪提出“医以力学为先”。“《素问》注疏告竣，复借同学诸公，举《灵枢》而诠释之。因知经意深微，旨趣层析，一字一理，确有旨归，以理会针，以针悟证，殚心研虑，鸡鸣风雨，未敢少休”（见本书 85 页）。“他二十年如一日钻研仲景之学。”在完成《伤寒论宗印》时感到尚有不足之处，乃先请同学们一起来订正，又在讲课中征求大家的意见，最终形成二稿，定名《伤寒论纲目》。接着又在《伤寒论纲目》的基础上，撰著《伤寒论集注》，功力之深，可见一斑。这种尊经崇古、刻苦用功、扭转时弊的识见和学风，值得今天中医界同仁认真借鉴。

钱塘医派以倡山堂为教学基地，延续办学三十余年，讲学论道，著书立说，培养的医家一批又一批，医治疑难病的

高手一个接一个,撰著的医书近百种,这在中国医学教育史上无疑是辉煌的一章。近代的中医教育体制在课程安排上参照西医教育模式,在学院建设上先是仿苏联模式,后来又按西方模式改革,中医自己的教育经验在哪里?任老中医们“把栏杆拍遍,登临意,无人会”(辛弃疾语)。后来加了“师带徒”一节,已算上上大吉。其实,在中医教育史上,除了官府办学以外,师徒相授,家学相传,聚众讲学,书院课读,都有许多成功的经验,都有一些符合学科规律的教学精华可供撷取。可惜,现实生活中多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育一般规律,多的是善于向“国际接轨”的时髦教育家。对中国式的中医教育,一向是不肯“因事制宜”的。现在看来,钱塘医派的办学经验就值得研究和借鉴。借鉴并非照抄,尊古也非复古,问题在于需要有改革的智慧和勇气,也需要有张志聪等人那种孜孜求真的决心和学风。时代在呼唤力挽狂澜的中医教育的改革家,人民在期待具有真知灼见、而非人云亦云、陶醉于“自我感觉良好”之中的中医教育家。

“钱塘医派”这个概念,最早来自陈修园的《医学三字经》。“大作者,推钱塘”,把“钱塘”作为一批医学大家的代称。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关于地域文化的研究,浙江省医学界也相继出版了不少省、地、县的“医学史略”,发掘了一批医学名流和代表性著作。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的竹剑平研究员和浙江中医学院的胡滨研究员在1985年发表《试论钱塘学派》一文,首次提出“钱塘学派”的概念。如上所述,钱塘学派不仅是在杭州历史上倡

山而立,而且是一个架构俱全,显山露水、栩栩如生、永久生辉的学术群体。20年后,《钱塘医派》一书问世,反映了作者在“试论”基础上研究的成功和深化。就广度而言,大凡钱塘医派的历史面貌、文化背景、主要人物、基本著作无不收集点评。就深度而言,对钱塘医派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主要著作都做了详尽的介绍、认真的评述和适当的总结。例如对钱塘医派的学术精华“气化学说”的论述,对其治学态度“遇难不默,注意创新”的评论,对学派领袖代表性著作的介绍,都不是泛泛而论,随口溢美,而是深入剖析,卓有见地,其本身就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就力度而言,本书对钱塘医派形成的社会背景和接受宋明理学的影响都做了正面论述,自然可信而毫不牵强;而对乾嘉学派考据之风的未逮,也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不隐讳先贤的不足;对今日中医学发展与继承的借鉴作用,更用大量的事例做了交待,对医学典籍的“浅视之”和“粗求之”,应是现代中医诸多问题的癥结所在。在当代地域文化的研究中,《钱塘医派》并不满足于资料整理和粗线条的述评,而以一定的思想深度进行综合研究,从各个角度介绍和阐明明末清初出现于杭州的一个学术群体和学术范本,从而使“钱塘医派”屹立于医学之林,令后世医者,深受其益。

是为序。

诸国本

2005年5月7日

余 序

新世纪中医药学的继承与发展,十分重要的一环,就是我国医药人文体系中,加强对历代医学流派的归纳、整理和研究。“钱塘医派”则是反映了我国历史上重要地区的医学流派,其中有关学术理论的继承与创新,特别是对理旨深邃的经典医著进行高水平的研究,弘扬、开拓临床学验的精髓内涵以及培育后继英才的丰硕经验等,“钱塘医派”在历史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是十分显耀的。

我有幸拜读了由浙江省卫生厅原厅长张承烈教授主编和浙江中医学院胡滨教授等诸位专家协作编撰之《钱塘医派》书稿,此书在阐论“钱塘医派”方面,能溯源穷流,章节详明,内容丰富又能突出重点。他们并在史实性、逻辑性、启发性等方面多所致意立论,读之令人深受启发,并从中获得教益。对于现代的中医药学而言,不仅是浙江、杭州地区,对全国中医药界同仁,亦有重要的借鉴与参阅价值。

此书重点对“钱塘医派”的时代背景、代表性医学以及他们的治学精神与方法、医药学成就、学术传承、重要论著等进行全方位较为深广而细致的研究,包括奠基医著(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以及后世的相关著作)和若干医家有关中医基础理论、病因病机、诊法、治则与治

法、方剂与本草、多科疾病的诊治心得、某些名家所施行的创新性教学经验等,体现了“钱塘医派”众多医家在学术、临床方面的宏伟建树,以及他们对后世医药学的广泛影响。而书末所附“原著选评”,我作为是中医药界古籍整理和文献研究领域的一名老兵,深感本书作者能择取钱塘医家、医著中所载述的一些原文予以精要选评,对广大读者有“画龙点睛”的导读作用。而从书名和章节内容而言,该书填补了一块重要的学术空白,值得中医药界加以重视。

今之杭州市,历史上曾有数种名称,但最早的旧名称为“钱塘”(春秋时在吴、越两国境内,秦始皇执政时,定名为“钱塘”)。钱塘医家渊远流长,历代名医辈出,确实在明末清初时“医派林立”的特色尤为鲜明,说它在当时具有全国性影响,绝非过誉之词。我对钱塘医派名家十分敬崇,举例而言,我在青年时代即阅习《张卿子伤寒论》,这是明末清初“与时俱进”的《伤寒论》注释精品。张卿之推崇成无己《注解伤寒论》(这是张仲景《伤寒论》的首注本)及朱肱《南阳活人书》,又能博采诸家学说,抒发个人精见,其学术特色比较注意解析成氏注文中“抵牾附会”之诠释,力求补阐伤寒六经未发之旨意,得到后世医家之赞颂。又如卢之颐有多种论著问世,他除了对仲景学说、诊法法则的继承与规范和疾病中的“痼症”专著对我有深刻印象外,所撰《本草乘雅半偈》,历时十八年始予编成。其父卢复精医而从学者众,对之颐要求极严。卢氏在参阅其父卢复《纲目博议》(卢氏还是《神农本草经》最早辑本《神农本经》的辑编者)的基础上,对本草中多种药物精于辨析其异同,故后世医家对《本草乘雅半偈》又有“考

据核洽”、“甄录颇严”之赞评。至于张隐庵、张锡驹二位,在《内经》和仲景学说、本草阐论等方面均有精深造诣,著作影响十分深远。特别是张隐庵,在重视培养后继人才方面是十分突出的。他在杭州胥山建造侣山堂,招收同道及弟子论医讲学,所编撰的《侣山堂类辨》、《素问集注》、《灵枢集注》等多种论著,体现了张氏博览前贤医籍、穷究医理的治学风格以及充分表述了他个人的独到见解。体现其民主学风的是,张氏在其编著中吸取了侣山堂从学诸子精辟的论述。由于侣山堂具有近代医学院校的性质,但人数较为适中,从学者均能得到张隐庵充分的指导和学子之间的互助交流,而又区别于旧时局限于“师带徒”和有限人数的教读。这种教育方式,我认为现代也是应该充分吸取、借鉴的。对于现代的中医药教育,包括院校培养和师带徒等形式,其中某些从学人员存在“高学历、低临床水平”的弊端。所谓“高学历”如硕士、博士等,他们在学期间,有些学子重视学历,而中医药学术临床基础不够。有些学子只顾做动物试验或有关论文专题的学术研究,而忽视临床实践的重要性,客观上导致该生的“低临床水平”。敝见认为,这不是承袭、弘扬中医药学验精萃的良好教育方式。

我们从《钱塘医派》中所述若干内容,亦可看到中医药继承与发展中隐现的曙光。今值该书编成之际,兹以诚挚的心意表示由衷的祝贺。

余瀛鳌

2005年3月

前 言

源远流长的浙江中医药,以其名医辈出、药业发达、世医显赫与学派林立等特色,以及深厚积累对海内外形成的久远影响,在我国医学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据有关资料统计:清末以前,浙江共涌现有史可考的名医 1 700 多人,有案可稽的中医药著作 1800 多种。我国高等中医院校教材《中国医学史》收载有重大贡献的医家 58 人、医著 496 种,其中浙籍医家就有 20 人,浙籍医家编撰的医著 94 种。中国医学大事年表列出的 216 件重大人事中,属于浙江的就占了 35 件。由此可见,历史上的浙江中医药在全国中医界地位与作用的显要。

为了继承与发扬先人留下的丰富历史遗产,宣传与交流浙江的中医药学术与文化,进而达到以史为鉴与古为今用的目的,促进浙江中医药学的繁荣与提高,浙江中医界在本省医学史研究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了一大批成果。早期即有医学前辈曹炳章先生的《浙江名医传略》和周岐隐先生的《浙江历代名医录》问世。20 世纪 80 年代初,《浙南医学史略》、《浙北医学史略》、《瑞安医学史略》、《兰溪医学史略》与《绍兴医学史略》等地方医史专著接踵刊出。80 年代中期,有周明道编撰的《楼英研究》等医家专

题研究著作问世。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在原浙江医史学会主任委员、浙江中医学院林乾良教授主持下,编印了《浙江历代医林人物》与《浙江历代医药著作》,从医史人物与文献两条主线,重新对浙江医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全面的梳理。随后,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在各省(自治区)开展的地方科学技术志的研究与编撰中,由原浙江省中医管理局局长于诗俊先生组织并完成的《浙江中医药科学技术志》,首次对 1990 年以前及历代的浙江中医药科学技术成果进行了系统总结,并成为《浙江科学技术志》的一个重要章节。90 年代末,浙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朱德明撰写出版的《浙江医药史》,是浙江第一部医学通史专著;朱氏于 2005 年初编写出版《南宋时期浙江医药的发展》,则是浙江医史的断代史著作。温州医学院教授刘时觉于 2000 年撰写出版的《永嘉医派研究》,是浙江第一部医学流派研究专著。至于研究浙江医史文献的学术论文,则更为可观。研究的对象相对集中在浙江的学术流派、中医专科与家传世医的学术经验的挖掘。这标志着浙江的医史研究在向纵深发展并更注重为当前中医临床应用提供历史的知识信息。

进入新世纪以来,浙江的医史研究出现了与中医药文化研究相结合的趋势。为贯彻中共浙江省委和浙江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实施把浙江建成既是经济强省又是文化大省的战略,浙江中医界办了两件值得肯定的事情。一是原浙江省卫生厅厅长、省政协常委、浙江中医药学会会长张承烈教授组织了由省政协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成员

以及有关专家学者参加的《浙江省中医药文化建设现状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省政协提出了“做好中医药继承发扬工作,弘扬浙江中医药优秀文化”的议案;还在有关报刊上发表了《浙江中医药人文景观建设的构想》和《杭州中医药人文景观建设的构想》文章。提案与文章引起了省市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杭州市政府在清河坊与吴山古城街建设中采纳了相关建议,加强了胡庆余堂、方回春堂、叶种德堂等老字号国药店的中医药人文景观修建。二是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在原省卫生厅副厅长陈晓非先生的直接领导下,组织省内有关专家学者开展了《浙江中医药文化研究》。该研究在浙江医史研究已经取得的丰硕成果基础上,从社会人文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并提炼精华,以雅俗共赏的文体和图文并茂的形式,全方位地对浙江古今中医药人文加以展示,目的在于普及交流和弘扬浙江中医药文化。这项研究现已基本完成。

近二十年来,本书作者张承烈、胡滨、竹剑平、鲍晓东、朱德明等在中医教学、科研或管理中,基于工作需要和共同的志趣,对浙江医史研究颇多涉猎并小有收获。由于直接参与《浙江中医药科学技术志》的研究与编撰、《浙江中医药文化建设现状调查》与《浙江中医药文化研究》三项研究,对浙江医史研究的情况有了总体了解。从而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即作为省会城市的杭州,却有着医史研究上的较多空白。这不免让我们这些生于斯长于斯或长期在杭州这块秀丽土地上工作的人感到汗颜。于是,在张承烈教授的倡议与主持下,我们于2000年初着手收集杭州地区的医史

资料并展开了初步研究。杭州地区历代医学史料十分丰富,且有两个时期引人注目。其一是南宋时期,赵宋朝廷“大驾初辟临安(今杭州),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辐凑”(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杭州成了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其时医家云集,名医众多,药业兴旺,医事制度相当完备,浙江也成为全国医学最发达的省份;其二是明末清初,由于钱塘(今杭州)名医卢之颐、张志聪、高世栻相继在杭州聚徒讲学论医,“自顺治中至康熙初,四十年间,读岐黄之学者咸归之”(《清史稿·列传·艺术一》),以致“外郡人称武林(杭州别称)为医薮”(王琦《侣山堂类辨·跋》)。可惜由于史料所限,在目前已经出版的众多我国医学通史著作中,在南宋与明末清初这两个时期医学发展的论述中,对当时杭州医学家们的重大作用与影响着墨不多,似有忽略。特别是对闻名海内外的“钱塘三张”(张遂辰、张志聪、张锡驹)为核心的具有师承关系和鲜明学术特色的一批钱塘医家只有分散的个别论述,没有从医学流派的角度给予整体的分析。为了确立杭州医学家,尤其是明末清初时期杭州医学家在我国医学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弥补医学通史研究中的这个空白点,又鉴于本书作者中的竹剑平(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研究员)与胡滨(浙江中医学院研究员)曾于1985年发表过《试论钱塘学派》一文,首次提出了“钱塘学派”的称谓,并对之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我们遂决定在原有基础上对钱塘医派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

我们的研究得到了浙江省卫生厅和浙江省中医管理局的科研课题立项和经费上的资助。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

长、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诸国本教授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华中医药学会文献分会主委、中国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博士生导师余瀛鳌教授拨冗为本书作序。原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刘枫同志为本书题写书名。借本书出版之际,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由于水平所限,本书存在的不足之处还望同仁雅正。为实现初衷,我们将对南宋时期的杭州医学发展作进一步研究,然后编撰《杭州医药史》。我们期望浙江乃至全国的同仁能不吝赐教并提供史料,以使这部地域性医学通史能更具水准。

编 者

2005 年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代表人物及其学术传承	7
一、论医讲学,卢之颐开先河	7
二、尊经崇古,张遂辰创派别	10
三、承上启下,张志聪集大成	11
四、竭尽全力,张锡驹助师兄	14
五、呕心沥血,高世栻传衣钵	15
六、前赴后继,仲学轺终善局	17
七、结语	19
附:“侣山堂”小考	20
第二章 医学成就与历史地位	22
一、育人才,开中医教育讲学模式之先河	22
二、研医经,创民间集体编注之新例	27
三、精临床,善疑难病证之诊治	30
四、结语	33
附:医学著作简录	36
(一) 本草类	36
(二) 内经类	37
(三) 伤寒、金匱类	37